

醒世小說九尾龜

二集

醒世小說二集

九尾龜

圖書局印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版

九尾龜一集

定價大洋肆角

著作者 漱 六 山 房

印刷所 圖 書 局

總發行所 點 石 齋

發行所 開 明 書 店

上海棋盤街
申 昌 書 室

販賣者 各 埠 書 局

所 有 翻 印 不 許 版 權

醒世小說九尾龜二集目錄

卷一

第一回

吃花酒初遇假同知

諷官場怒嘲真令尹

第二回

設機關流氓傳電報

賣風情名妓訪蕭郎

第三回

闖房間惡客怒生波

圓好夢良宵花解語

第四回

王雲生安排紮火囤

章秋谷踏破仙人跳

卷二

第五回

鬧張園醋海起風潮

苦勸和金剛尋舊好

第六回

香車寶馬陌上相逢

紙醉金迷花前旖旎

第七回

瘟富翁誤墮迷途

名校書安心惚浴

第八回

邱公子狠心懲愛妾

林黛玉拼命鬧華堂

卷三

第九回

恨無良閉戶鎖金剛

消妬意開籠放鸚鵡

第十回

說瘟生平心論嫁娶

評嫖客談笑罵官商

第十一回 林黛玉春宵引鳳

王雲生黑夜捉姦

第十二回 吹大話滿口牛戾

露真情一箱石塊

卷四

第十三回 寫伏辨光棍無顏

聽良言名花有主

第十四回 章秋谷亂又麻雀

陸晚香暗印靈犀

第十五回 西安坊名士講嫖經

高陞棧優伶誇大口

第十六回 弔膀子小丑帮忙

掉鎗花秋娘中計

醒世小說九尾龜二集卷之一

第一回 吃花酒初遇假同知

諷官場怒嘲真令尹

且說前集中章秋谷住在上海吉陞棧內。無意中結識了王雲生。那王雲生把秋谷十分巴結。百倍恭維。秋谷覺得雲生這人。並不十分討厭。且又極會湊趣奉承。便漸漸的與他莫逆起來。但秋谷那夜門隙偷窺。看見王雲生的姨太太。雖然年近三旬。却是生得嬌媚非常。風頭甚好。王雲生住的房間。又與秋谷的房間。只隔一重板壁。偏偏只位王姨太太。行爲放誕。舉止風流。每常趁著王雲生出去。秋谷在棧的時候。他偏要走到房門口來。合那帶來的娘姨。說長道短。賣弄風情。又常常到秋谷房間門口。偷窺秋谷。這章秋谷是個脂粉叢中的老手。未免也要領領他的盛情。雖然言語未通。却已兩心相印。正是高唐舊夢。迷神女巫峽。新歡隔楚王。閒語休提。書歸正傳。只說那一天。王雲生在公陽里林桂芬家擺酒。專請秋谷春樹二人。恰好春樹正在秋谷棧中。兩人也不等他催請。便同到公陽里來。尋著了林桂芬的牌子。問了房間。相幫說在樓上。二人緩步登樓。王雲生早迎出房門。笑容滿面的招呼二人進去。秋谷當先。春樹在後。進得房來。舉眼一看。先有三四個面生客人。坐在房內。秋谷一一招呼。那四位客人。一個姓宋。

號叫伯容。自己說也在浙江候補。與王雲生却是同寅。一個姓朱。號惠甫。是上海城內有名的富戶。那兩個是胞兄弟。一個叫施理仲。一個叫施務仲。也是安徽人氏。現在上海開著厚德錢莊。恰都是語言無味。目不識丁的人。秋谷覺得他們的談吐。甚是濁氣。眼中便有些看不起他。隨便坐下。林桂芬出來。應酬了一遍。秋谷看他的相貌。甚是平常。心中不解。王雲生爲什麼要做這樣的倖人。正在心內轉念。忽見後房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絕色大姐來。瓜子臉兒。長挑身材。穿一件湖色熟羅夾袄。元色縐紗褲子。一雙不到五寸的金蓮。穿著寶藍緞子白絨線挑繡的鞋子。長眉掩鬢。笑靨承顙。流光欲活。眼含秋水之波。弱燕驚風。腰似漢宮之柳。秋谷見了。不覺吃了一驚。便打著蘇州白贊道。阿唷。電氣燈來哉。那大姐聽見有人贊他。方才擡起頭來。恰恰與秋谷打了一個照面。見秋谷衫裳綽綽。舉止安詳。目光眉彩奕奕。照人眼光也定了一定。微微的笑了一聲。秋谷早立起身來。携著那大姐的手。問他叫什麼名字。那大姐回頭一笑。答道。倪是嚙撥名字格。王雲生在旁代他說道。他叫做阿媛。來得不多幾時。上節是在中尙仁金厲的。秋翁你看相貌如何。秋谷笑道。我在上海看見無數的娘姨大姐。却從沒有遇見這樣一個人。直是天上神仙。人間珠玉。阿媛聽秋谷將他極口稱揚。心內雖是十

分歡喜。却被衆人視線所逼。面上覺得不好意思起來。想要灑脫秋谷的手。跑了開去。怎奈秋谷緊緊攬住他的纖腕。細細的打量他。那裏灑他得脫。阿媛面上更加紅暈起來。只得低低向秋谷說道。勿要實梗。阿媛難爲情。衆人聽了。轟然都亂叫起好來。秋谷一笑。放了阿媛的手。阿媛早一溜烟。仍舊跑到後房去了。王雲生還恐秋谷動氣。向秋谷說道。這孩子到底年輕。不懂頑笑。待我去叫他出來。秋谷連忙止住。大笑道。你做的地方。我來割了你的靴腰。你不吃醋。也就罷了。倒反帮起我的腔來。只怕你這個賢惠。覺得過分了些。說得衆人哈哈大笑。雲生也笑道。我是好心照應。你倒取笑起來。說話之間。那阿媛又在後房跑將出來。也不言語。坐在床邊一張凳上。眉眼之間。總覺得與秋谷有些關會。若離若合。脈脈含情。秋谷也默坐不言。暗中領略。王雲生同那一班朋友。都是粗人。那裏看得出來。只有貢春樹在旁看著。含笑點頭。直至又有客人。方才打斷。秋谷立起身來看時。只見門帘起處。早走進一個客人。年約三十餘歲。衣裳甚是時新。深目高鼻。尖嘴寡腮。走進來。似招呼。非招呼的。向秋谷點一點頭。也不作揖。大模大樣的。便向炕上坐下。秋谷見他這傲慢的樣兒。心中十分有氣。不去理他。王雲生過來張羅道。這位邵大令。是吳淞釣船委員。台甫是允甫二字。秋谷不應。只從鼻子管裡

哼了一聲。雲生又向那邵允甫通。秋谷的姓名。略坐了一會。擺好檯面。起過手巾。大家入席。雲生本來要讓秋谷首座。只因邵允甫是個本省的時候補官員。又與他認識不久。便虛讓了他一聲。那知他竟不推辭。居然得意揚揚的。坐了首席。只向秋谷微笑。道聲有僭。秋谷見他進來的時候。目中無人。已是可厭。又見他佔了首席。那有好氣答他。秋谷便勉強強強的坐在邵允甫肩下。貢春樹坐了第三。其餘衆客。以次坐定。林桂芬斟了一巡酒。唱了一支京調。一支崑腔。秋谷叫的陳文仙。却第一個先到。坐在秋谷身後。低問他爲甚兩日不來。可是身體有些不快。秋谷道。我因前兩日應酬多了。把正事攔了下來。這兩日在棧中料理事情。沒有工夫出去。文仙點頭。便拉著胡琴。唱了一支小調。對秋谷道。前日仔倪勒浪一品香出堂差。撥格斷命客人。灌仔幾杯酒。格兩日喉嚨唱勿出哉。秋谷縐眉道。你既然喉嚨不好。何必一定要唱呢。兩人憑肩私語。情致纏綿。不多一刻。春樹叫的金小寶也來了。穿一身湖色緞子繡花的衣褲。越顯得宜。喜如玉如花。剛剛坐下。便問秋谷道。二少耐阿曉得張書玉要替倪翻腔。秋谷詫異道。我又沒有到你同書玉院中去過。怎麼曉得你們的事情。春樹爲什麼口多不開。沒有同我提起。回頭便向春樹道。何如。我早曉得你們這件事情。遲早總有一個亂子。春樹

覺得有些慚愧。俯首無言。金小寶又告訴秋谷道。格个張書玉。實頭勿要面皮。幾轉叫娘姨到倪搭來。要請貢大少過去。倪回報仔。俚勿勒浪。俚就一直闖到仔倪房間裡來。剛剛撥俚撞著。撥倪翻轉面孔來。說仔一泡。難末格个張書玉。恨傷仔倪。說倪搶仔俚格客人哉。要來替倪講理性。二少。耐想想看。阿有格號道理。眞眞是上海灘浪。少有出見格事體。秋谷正要回答。王雲生做了主人。要搗通關。便把秋谷話頭打斷。秋谷打起精神。搗了五拳。秋谷輸了兩杯。便一氣飲乾。王雲生完了通關。邵允甫鼓起興來。便要擺莊。雲生道。不必一定擺莊。也搗了通關罷。允甫依言。原來那邵允甫酒量極大。叫娘姨拿了幾隻大玻璃杯出來。那杯子一杯大約可盛十二兩酒。邵允甫先從秋谷搗起。秋谷無奈。推辭不得。只得也同他搗了五拳。恰是秋谷輸的。邵允甫便送過一大杯酒來。陳文仙伸手過來。想要拿去代吃。早被邵允甫一手按住酒杯道。不准代酒。代者要罰十大杯。文仙便縮住了手。秋谷賭氣取過酒杯。一口氣灌了下去。那知秋谷吃得太急。又是熱酒。登時餓得咳嗽起來。吃了幾口茶。方才慢慢平復。秋谷本來甚是鄙薄這位邵大老爺。又聽他開口撫憲。閉口藩臺。更是心中厭惡。忍不住向邵允甫笑道。老公祖是個官場兄弟。恰有一個官場笑話。你們貴省湖南。從前有一位撫臺。是翰林出身。

侍郎外放。性情蘊藉。極愛詠諧。有一次。這撫臺出省閱兵。閱到常德府屬。恰好這常德府知府。和撫臺是同年同學。又是同鄉。一向頑皮慣的。撫臺閱過了兵。這位府尊。就請他署中安息。撫臺因他是多年舊友。十分隆重。欣然答應。便到府署中來。吃過午飯。撫臺換了便衣。同常德府到大堂閒走。忽見那大堂旁邊。豎著兩塊石碑。約有一丈多高。下面駝碑的烏龜。雕得甚是工細。高大異常。撫臺看了一會。忽向常德府笑道。這個烏龜。雕得工細。非常大約。老兄一府之中。要推這烏龜第一的。了常德府也笑道。回大帥的話。這個烏龜。豈但是常德府中第一。就是湖南合省也。沒有這樣的大烏龜。依卑府看來。竟是湖南第一。說罷。彼此相視大笑。我看你老公祖氣象巍巍。今天一定要把你推爲第一。況且你公祖善於謀幹。將來平地飛陞。怕不是個撫臺麼。那邵允甫本是個胸無點墨的人。那裏聽得出秋谷是罵他的說話。還當秋谷真是恭維著他。心中大樂。只喜得他手舞足蹈。眉開眼笑。向秋谷拱手謙讓道。承贊承贊。兄弟現在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知縣。那裏一時就會陞到撫台也。只好碰碰運氣罷了。春樹聽了秋谷取笑他的說話。已是忍笑不住。又聽邵允甫悻悻懂懂。說了一番得意之言。再也熬忍不住。恰好正喝了一口酒在嘴裏。只聽嗤嗤一聲。把口中的酒一齊吐了出來。不及回頭。噴

了。金小寶一頭一臉淋淋漓漓的。連衣裳也帶濕了好些。春樹越發覺得好笑。竟哈哈大笑起來。邵允甫同王雲生等。不知春樹笑的什麼。大家眼睜睜的看他。金小寶縐著眉頭。取一方洋巾。揩乾頭面。秋谷已叫人絞了一把手巾過來。親手遞與小寶。小寶接了。含笑說聲對勿住。秋谷笑道。好呀。你同我鬧起這個來了。小寶一笑。用手巾把身上酒氣揩淨。看春樹時。還在那裏狂笑不已。小寶推了春樹一把。瞅他一眼道。俗格好笑。介撥耐格一笑。笑脫仔倪一件衣裳。倪要問耐賠格。春樹方才住了笑道。件把衣裳。什麼了不得的事。我就立刻賠你一件何如。便立時叫了相幫上來。要寫張條子。叫他到石路生大衣莊去拿。却被小寶一把攔住道。耐格種人。直頭少有出見格。倪搭耐說說笑話。耐就當起真來哉。勿要說倪格件衣裳。就是隨便俗格物事末。倪也嚙撥格號道理。耐一定要賠倪格衣裳。是有心勒索。倪格差頭哉。阿要忒嫌難爲情仔點。春樹笑道。原是你叫我賠的。我又不是你肚子裏蛔蟲。怎麼曉得你的意思呢。小寶聽了。輕輕舉起手來。在春樹背上打了一下。春樹道。你替我搥背。索性多搥兩下。這樣的棉花拳頭。搥得不痛不癢的。却是難受得狠。小寶被他說得也笑起來。坐了一會。金小寶因有轉局。便先走了。秋谷又與陳文仙附耳說了幾句。文仙約他當夜到他院中。秋谷應

允文仙便也走了。不多時。菜已上齊。上過乾稀飯。客人各散。秋谷也要告辭。被王雲生一把拉住。再三苦留。秋谷道。實不相瞞。我今天要到兆貴里去。所以不能耽擱。王雲生道。我曉得你要去應酬相好。但時候尙早。在此略坐何妨。秋谷仍是不肯。阿媛在旁聽了。瞪了秋谷一個白眼。口中說道。王老勿要拉哩。俚耐是要到陳文仙搭去格。倪格號小地方。阿肯賞光。洛裏好委屈俚介。說著。又把秋谷衣袖一推道。耐豪燥點去。哩別人家等耐勿來。要性急格。哢。秋谷哈哈一笑。回過身來。坐在炕上。把阿媛拉著。坐在身旁。問他道。我就是到兆貴里去。與你什麼相干。要你這樣著急。你既然把我留在此間。我今天就在院中借個乾鋪。你可肯陪我麼。阿媛聽秋谷說得刻薄。登時滿面生紅。想要立起身來。走進後房。又被秋谷拉住。只得說道。耐到兆貴里去。本來勿關倪事。倪好心叫耐豪燥點去。耐倒勿見倪格情。耐格人阿有良心。秋谷笑道。不要動氣。就算我的不是何如。阿媛道。勿是耐錯。倒是倪錯。雲生忽向秋谷道。秋翁既然賞識阿媛。我把林桂芬薦與秋翁可好。秋谷大喜。深喜雲生爲人隨和。全無醋意。當夜秋谷就在林桂芬家。擺了一個雙檯。直闌至四更方散。從此與王雲生交誼。又深了一層。有分教。靈犀一點。暗傳青鳥之書。彩鳳雙飛。不隔蓬山之路。欲知後事如何。但聽下回交代。

第二回

設機關流岷傳電報

寶風情名妓訪蕭郎

且說章秋谷與王雲生二人同住棧中十分莫逆。雲生便要與秋谷換起帖來。秋谷道：「我向來沒有換帖的朋友。你我既然要好，就不換帖。」也是一般。雲生便向秋谷道：「我們既是通家，小妾理當相見，就請到我房內等他叩見。」秋谷一聽，心中大喜。秋谷自從那夜一見之後，思思索索的，一直想要設法見他。現在聽得此言，真是求之不得，便換了衣服，同著王雲生走進隔壁房中，只見這位姨太太坐在靠窗一張桌上，斜倚香肩，雙蛾半蹙，好像想什麼心事一般。見雲生同了秋谷進來，連忙立起。他每天見秋谷在門口往來出入，本來認得，不用招呼。雲生叫他過來行禮，他連忙走近秋谷身旁，淺波微步，羅襪無塵，裊裊娜娜的好似風吹楊柳一般。望著秋谷，磕下頭去。秋谷連忙閃在一旁，還禮不及。雲生便邀秋谷坐下。姨太太也坐下來，低著頭一言不發。雙頰微紅，秋谷口中天南地北的同雲生談論。暗中細細的偷看著他，只見他穿一件春紗夾袄，繫一條元色緞裙，梳粧淡雅，骨格風華。那一雙俊眼，水汪汪的活潑非常，巧笑流波，瞳神欲活。左顧右盼，宛轉關情，正是羞態矜持，秋剪橫波之影，歡痕融洽春添眉嫵之雲。秋谷看得十分暢滿。那位姨太太也時時偷轉秋波，暗中窺覷。秋谷坐了一會，不好意思再

坐下去。起身辭出。雲生同步出來。姨太太送到門邊。方才進去。自此秋谷與雲生。居然竟是通家。有時雲生不在棧中。姨太太見了秋谷。也並不迴避。彼此目成眉語。差不多要學那紅拂私奔。幸而秋谷爲人伉直。雖然倜儻風流。不拘小節。却是性情闊大。舉止端方。以前同王雲生沒有什麼瓜葛。所以胸中存著這個念頭。現在既然同他彼此通家。交情莫逆。便不免有些慚愧在心。輕易不肯孟浪從事。忽一日。秋谷正在棧中。剛剛起身。尚未洗臉。忽見王雲生神色倉皇。滿頭是汗。手中拿著一封電報。忽忽的走了進來。秋谷見他這樣。不曉得什麼事情。尚未開口。雲生已進房坐下。向秋谷道。我剛纔接到一封急電。是安徽家母寄來。說內人病在垂危。叫我立時回去。但是我有一件爲難的事。要同你商量。不知你肯答應不肯答應。我此刻方寸已亂。一些也擺布不來。況且我今天晚上。就要動身。這事情實在尷尬得狠。說罷。便立起來。向秋谷深深打了一拱。秋谷急忙回禮。不知他要相托什麼事情。便道。原來令正病危。這自然該立時回去。此間如有什麼不了之事。只要我力量做得到的。總可商量。你只顧請說。王雲生聽了。臉上露出十分感激的樣子來。隨把坐的椅子。挪到床邊。低聲訴說。原來他這位姨太太。也是蘇州人氏。妓女出身。名叫李雙林。向在蕪湖女戲館中唱戲。王雲生路過蕪湖。見

他生得倭倣。用了一千二百銀子。將他討做二房。但是雲生十分懼內。太夫人家教極嚴。雖然娶了雙林。那裏敢同他回去。所以一向住在浙江。現在雲生接到了這封電報。當天晚上。就要上船。只得把雙林暫時留在吉陞棧中。要托秋谷代爲照應。等他到了安徽。再作道理。秋谷聽了。慨然應允。雲生感激非常。又略談了幾句。便連忙辭去。直至七點餘鐘。雲生方才回棧。將衣箱行李。打疊起來。只帶了一隻衣箱。一個腳籃。其餘箱籠。一齊留在上海。先叫棧內轎夫。把行李發下船去。那天剛剛是禮拜一。長江是招商輪船。恰恰正是江裕。又叫家人同著。先去招呼。雲生自己又到秋谷房間內來。作揖告別。就同著秋谷到自己房內坐定。雙林紅潮暈頰。故意立得遠遠的。倚著床後的欄杆。雲生叫他過來道。我今天回去。論不定什麼時候回來。你住在棧中。如有什麼事情。可請章老爺招呼一切。我與他就如自家兄弟一般。你自己須要小心爲上。雙林靦靦覷覷的。叫了秋谷一聲。秋谷謙讓不遑。只得含糊答應。秋谷要與雲生送行。雲生道。秋翁厚意。本不敢辭。但兄弟今天。實在沒有心緒。並且要早些上船。只好心領了罷。說著。便有忽忽要走的樣子。叮囑了雙林幾句。便移步出門。秋谷此時。留心看雙林的舉動。只見他眉斂。湘烟眼含秋。水似有許多幽怨。說不出來。當下送出門外。覺得眼圈兒一紅。

連忙背過臉去。袖回香雪衣展春雲急急的回進房去。秋谷暗暗稱賞。便一直送了雲生上船。在輪船上又談了一會。方才別去。這裏王雲生自轉安慶不提。且說秋谷回到棧房。過了幾日。已是端陽將近。秋谷把一切局錢。開銷清楚。自己也到陳文仙家。住了幾天。開銷了二十塊錢的手巾。文仙勸他不要浪費。秋谷不肯聽他。到了端陽這一天。秋谷上午沒有出去。忽見陳文仙明妝麗服。珠翠滿頭。打扮得婷婷嬈嬈的。走將進來。背後跟著一個相幫。挑進一擔物事。秋谷詫異起來。向文仙道。你們的節盤。已經擔過。爲什麼要送第二回。文仙含笑答道。節盤末是相幫篤格孝敬。勿關倪事。格格是倪自家買仔。送撥耐格。請耐賞賞倪格光。說著。叫相幫一一搬將上來。秋谷大爲詫異。看那送的禮時。只見是兩隻上好金腿。十簍白沙枇杷。一匣呂宋烟。一身外國紗衣料。又見相幫端過一隻提籃。文仙道。曉得耐客棧裏向格菜勿好吃。倪自家燒仔幾樣菜。一淘帶得來。就自己去開了籃蓋。一樣一樣的。端在檯上。秋谷看時。見是一大盆鱔魚。一盆白汁巴翅。又是一隻整鴨。一碗鮑魚。原來陳文仙曉得秋谷素來愛吃的品味。所以特地做了送他。秋谷看了。大爲奇怪。向文仙笑道。怎麼你忽然這樣的破費起來。真是意想不到。又不好辜負你的來意。只好照數全收。但是大大的破費你了。便叫了家人進